

Broadview®
www.broadview.com.cn

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When Everybody Designs

设计， 在人人 设计的时代

—— 社会创新设计导论

[意]

埃佐·曼奇尼

(Ezio Manzini) 著

钟芳 马谨 译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When Everybody Designs

设计， 在人人 设计的时代

——社会创新设计导论



[意]

埃佐·曼奇尼

(Ezio Manzini) 著

钟芳 马谨 译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 Ezio Manzini 教授是全球顶尖的可持续设计、社会创新设计专家。书中清晰地陈述了这样一种现实：当今社会技术体系面临变革，巨大的社会需求和挑战不断涌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人人参与设计的时代。在此背景下，无论是设计精英、草根行动派、设计教育家，还是来自政府或企业的决策者，Ezio Manzini 向所有读者发出了邀请，再次思考设计和设计师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以及新的知识和技能。他希望本书能够为所有致力于通过设计手段实现社会创新的实践者们提供一张系统的思维地图，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有弹性的社会文化和新文明做好准备。

Copyright © 2015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The MIT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专有翻译出版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代理 The MIT Press 授权电子工业出版社，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619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社会创新设计导论 / (意) 曼奇尼 (Manzini, E.) 著；钟芳，马谨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5

书名原文：Design, When Everybody Designs: 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ISBN 978-7-121-28506-6

I. ①. ①设… II. ①. 曼… ②. 钟… ③. 马… III. ①. 艺术—设计 IV. ①. J0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6930 号

策划编辑：孙学瑛 sxy@phei.com.cn

责任编辑：孙学瑛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订：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75 字数：232 千字

版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9.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88258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本书咨询联系方式：(010) 88254367。

丛书前言

就专业性而言，设计相对来说非常年轻。但设计的实践活动远远早于学科建制。事实上，设计实践——为了达到有用的目的而制造东西，即制造工具——始于人类的出现。制造工具是令我们成为人类的首要属性之一。

设计，就其最通用的含义来说，始于二百五十万年前的能人（能用手把握器物的早期人科成员）制造出第一批工具之时。人类在开始直立行走之前就能够很好地进行设计了。四十万年前，人类开始制造矛。四万年前，人类进而开始制造专门化的工具。

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始于一万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室内设计和家具设计有可能与之同步兴起。再往后五千年，随着楔形文字在苏美尔的发展，平面设计和字体排印设计初露端倪。从此之后，设计开始迅速发展。

所有的物品和服务都经过设计。对设计的强烈需求——考量一种状况，想象一种更好的状况，并且以行动创造经过改善的状况——始于我们人类的祖先。制造工具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即设计让我们成为人类。

今天，“设计”一词有多重含义。而不同含义之间的共同点是“服务”——设计师从事的是一种服务专业，以工作的结果来满足人们的需求。

设计首先是一个过程。“设计”一词于16世纪首次作为动词现身于英语之中,第一次书面使用可追溯到1548年。《韦氏大学词典》将动词“设计”定义为“在大脑中进行构思和规划;有一个明确的用途;为特定功能或目的来制订计划”。与这些活动相关的是绘图这一行为,尤其强调绘制示意图或地图,以及“为了……绘制示意图;根据示意图创造、塑造、执行或建造”。

半个世纪之后,“设计”也开始作为名词出现,第一次书面使用出现在1588年。《韦氏大学词典》将名词“设计”定义为“个体或群体所持有的特定目标;深思熟虑、目标清晰的规划;一个将目标和手段对应起来的脑力活动或方案。”在这里,目标及指向预设结果的规划同样居于核心位置。此外“设计”还包括“表现所需实现事物主要特征的初步草图或概略图;决定事物的功能、演化或发展的基本方案;可供执行或为实现某种目标而制订的计划或协议;对产品或艺术品的构成元素或细节的安排”。今天,我们设计大型而且复杂的过程、系统和服务,我们还设计组织和框架结构以产生这些过程、系统和服务。从我们的远古祖先制作第一件石器工具到如今,设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Herbert Simon 从一个高度抽象的层面对设计所做的定义几乎涵盖了所有可以想象的设计情况。Simon 写道,设计是“(制订)行动的过程,其目的是将现有状况变成更合意的状况。”(Simon,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2nd ed., MIT Press, 1982, p. 129)。正如定义所言,则设计可以指存在于所有领域内、为实现任何特定结果所需要的全部过程。

但是设计过程永远不仅仅是一种泛泛的、抽象的工作方式。在满足人类需求的专业服务工作中,设计存在着具体的形式,而这涉及一系列制造及规划学科,其中包括工业设计、平面设计、纺织设计、家具设计、信息设计、流程设计、产品设计、交互设计、交通工具设计、教育设计、系统设计、城市设计、设计领导力,以及设计管理,此外还有建筑、工程、信息技术及计算机科学。

这些领域关注不同的主体和对象。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传统、方法

和专业术语，由独立并且往往毫无相似之处的专业群体使用并实践。尽管区别这些群体的传统不尽相同，但它们共同的分界线有时可以形成一个边界。一旦出现边界，这些分界线就成为汇合点，不同群体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建立联系。今天，有十大挑战将各个设计专业联系起来，并形成了一组设计群体共同关注的问题。

其中包括：三个运作挑战，四个实质挑战，以及三个背景挑战，它们将不同的设计学科和专业绑定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领域。运作挑战的出现是因为所有的设计专业：

1. 在物理世界采取行动；
2. 处理人类需求；
3. 创造人造环境。

iii

在过去，这些共同属性还不足以超越传统的界限。而今天，更大规模的客观变化带来了四个驱使设计实践与研究相互融合的实质挑战。这包括：

1. 人造物、结构和过程之间不断模糊的边界；
2. 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及产业框架；
3. 日益复杂的由需求、要求及限制构成的环境；
4. 往往超越了物质实体价值的信息内容。

这些挑战需要新的理论及研究框架去处理当代的问题领域，同时解决特定的案例和问题。在设计实践中，我们经常发现，要解决设计问题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的交叉学科团队。五十年前，一个单枪匹马的设计师加一两个助手就可以解决多数设计问题；而今天，我们需要具备多种专业技能的团队，此外，还需要专业人士能够具备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与他人共事、倾听并向彼此学习的额外能力。

另外，三个背景挑战则揭示了当今很多设计问题的本质。尽管很多设计问题发生在一个相对简单的层面，它们影响着许多重大的设计挑

战，而这些挑战同样影响着与复杂的社会、机械或技术系统相关的简单设计问题。这些背景挑战包括：

1. 存在很多跨越多个组织或利益相关人、生产者和使用者群体的项目或产品的复杂环境；
2. 必须符合多个组织、利益相关人、生产者和使用者期待的项目或产品；
3. 来自生产、流通、接收和控制每个层面的需求。

与较早时期相比，这十个挑战需要在专业设计实践中采取性质不同的途径。在过去，环境相对简单，这使得需求相对简单，个体经验及个人发展对设计实践而言已经足够深入扎实。但现在，尽管经验和发展仍属必需，但仅靠它们已远远不够。今天的多数设计挑战需要分析和综合的规划技能，而这样的技能不可能单单通过实践获得。

今天的专业设计实践需要先进知识。这种知识不只是更高层次的专业实践。它同时具备一种与专业实践性质不同的形式，该形式是对信息社会的需求的反馈，也是对信息社会带来的知识经济的反馈。

在一篇文章（“Why Design Education Must Change,” *Core77*, November 26, 2010）中，Donald Norman 挑战了设计专业的前提和实践。在过去，设计师的信念是，只要拥有天分和放手一搏解决问题的意愿，就可以靠一己之力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Norman 写道：

“在工业设计的早期，设计工作首先关注的是物质产品。然而现在，设计师关注组织架构和社会问题，关注交互、服务和体验设计。很多问题涉及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因此，设计师已经成为应用行为学家，但他们在这方面却可悲地缺乏教育。设计师常常无法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及已知知识的深度。他们声称新鲜视角可带来创新的解决方案，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解决方案鲜有获得实施，或者即便实施了，又为什么会失败。新鲜视角的确能够带来有洞察力的结果，但是这些视角必须经过教育并且博学多识。设计师经常缺

乏一些必需的理解。关于人类及社会行为犬牙交错的复杂性，关于行为科学、技术和商业的复杂议题，设计院校并没有对学生进行充分的训练。同时在科学、科学方法，以及实验设计方面，也极少或毫无训练。”

这不是设计产品意义上的工业设计，而是与工业相关的设计——作为解决问题并且想象崭新未来的思考和行动的设计。这套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系列丛书强调通过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价值的战略设计，它强调作为服务的设计有着缜密的创意、批判性的探究，以及值得尊敬的设计伦理。这有赖于对人类、对自然、对我们通过设计塑造而成的世界的理解、共鸣及认识。作为丛书的主编，我们的目标是推出一系列重要的对话，帮助设计师和研究者更好地服务于商业、产业及公共部门，从而产出积极的社会和经济成果。

我们推出的丛书将会带来设计研究的新思路，帮助构建更具反思精神、更扎实的设计学科，从而支持以经验研究、有生成力的概念及坚实理论为基础的更强大的设计专业，而这正是 W. Edwards 所描述的深厚知识(Deming, *The New Economics for Industry, Government, Education*, MIT, Center for Advanced Engineering Study, 1993)。对于物理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 Deming 而言，深厚知识包含系统思维及对嵌入系统的流程的理解；对变化及帮助我们理解变化的工具的理解；关于知识的理论及心理学基础。“深刻设计”——深刻的实践和坚定的思想探究的联合体——由此起步。

《设计思维、设计理论丛书》面临的挑战同样是我们整个专业所面临的挑战。一方面，设计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过程，我们以此来理解和塑造自己的世界。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个过程或世界看做笼统而抽象的形式加以处理。更准确地说，我们在明确的挑战里遭遇设计问题，我们将问题或思考置于既定的背景当中。今天，我们作为设计师所面临的挑战如同客户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一样千差万别。我们投身的设计服务于经济支

柱、经济的延续性及经济增长。我们为城市和乡村的需求，为社会发展和创意社区而设计。我们介入环境可持续、经济政策、农业、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出口及微型企业的产品和品牌，我们在为金字塔底层市场研发新产品的同时，也为成熟或富裕市场重新研发已有的产品。在设计的框架中，我们面临的挑战还包括针对极端条件而设计，为生物工程、纳米技术和新材料，为社会商业而设计，以及为尚不存在的世界（如超越 Kurzweil 所提到的奇点的世界）和已有世界的新愿景而进行的概念性设计。

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的《设计思维、设计理论丛书》将探讨这些问题，并且重要的是面对问题，检验问题，帮助设计师处理问题。

加入我们的旅程吧！

Ken Friedman

Erik Stolterman

《设计思维、设计理论丛书》主编

致谢

本书的故事始于10年前。2004年，欧盟委员会资助了一个名为EMUDE（针对可持续的新兴用户需求）的研究项目。那是我第一次正视社会创新的问题，并开始思考设计如何能够支持并推动社会创新。第二个关键时刻是2006年的另一个研究项目——CCSL（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创意社区），项目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并得到了瑞典可持续发展部的资助。通过这个项目，我有机会把对欧洲的观察扩展至世界其他地区，从印度、中国、巴西、肯尼亚和南非收集到值得关注的案例。第三个重要时刻则是2009年DESIS（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网络的成立。由此我得以将自己初步的思考置于更大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之中。

与此同时，当我把自己的想法与米兰理工大学DESIS实验室及其他学校开展的项目做比照时，本书所进行的信息收集及论题建立工作逐渐展开。我有幸工作过的学校包括：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上海同济大学、无锡江南大学、伦敦艺术大学，以及开普敦的开普半岛技术大学。因此，我首先衷心感谢在这些地方遇见并且有幸与之合作的所有教授、老师、研究员和学生们。

在集体致谢之后，我需要提及几位紧密合作者的名字，他们从文化角度给予我的帮助令我受益良多：

François Jégou 是我多年的主要对话者；他是最初引发我对本书各主题产生兴趣的人，他为本书直接贡献了第六章的12个“视觉案例”。

Anna Meroni 和我共同参与了很多活动与研究计划，她现在是 DESIS 国际网络的协调人。和我一起创立了 DESIS 网络及之后加入发展和推广 DESIS 的同事们包括：Eduardo Staszowski、Lara Penin、Carla Cipolla、Andrea Mendoza、Mugendi M' Rithaa、巩森森、娄永琪、Adam Thorpe、Lorraine Gamman、Virginia Tassinari 及 Davide Fassi。他们都是重要的对话者，帮助我将书中的想法进行聚焦，并提供案例、修订关键观点，使我得以将想法变成文字。

还有我的博士研究生们，现在他们都已成为博士。我和他们都有着多年的互动，在此过程中，我试图深入探讨一些对社会创新设计的理论和实践都极为重要的概念。为此做出贡献的，除了刚才提到的 Carla Cipolla、Andrea Mendoza 和巩森森，我必须特别感谢 Francesco Zurlo、Stefano Maffei、Annamaria Fromentini、Teresa Franqueira、白俊相、钟芳和赵恩智。

除了这些以不同的方式和我共同参与到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的同事们，我还想感谢一小群朋友，我将他们称为“旅伴”，他们是 Victor Margolin、Chris Ryan、John Thackara、Fumi Masuda、Jogi Panghaal、Josephine Green 和 Roberto Verganti。这些朋友们与我结识于不同的场合，我们的生活因不同的原因发生过若干次交集。因此，他们的帮助极大地巩固、充实了本书内容，尽管有时他们未必认同我的观点。

最后，我需要感谢本书的英文译者 Rachel Coad，她在从意大利文翻译为英语的过程中还帮助我梳理了观点；还要感谢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的 Douglas Scry 和 Matthew Abbate，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就无法面世。

中文版序

1. 能够为《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撰写中文版序，我尤为高兴。首先，我希望如果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它也许会有助于推进中国关于社会创新设计的讨论和实践。但另外还有一个更私人的原因：我深深地感谢许多中国同事、朋友和学生，在过去的十年间，我有幸能与他们共事、讨论，并交换观点，从他们那里，我学习如何从一个有别于自己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现在，我希望通过中文版的面世，来回报他们曾慷慨给予过我的馈赠。

2. 这本书源自于一段漫长、复杂的集体经历，它正好位于设计问题（尤其是战略设计与服务设计）和社会创新（尤其是突破式的、自下而上的、向可持续转型的创新）的交叉点上。这段历程始于15年前的米兰理工大学，之后，随着国际性网络——国际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联盟（DESIS）在2009年的建立而一直在延续。

整个历程当中，在我于2000年被香港理工大学聘请担任设计学院的首席教授之后，我和中国的关系就变得持久而重要。在香港理工大学，我和同事们建立起第一个可持续设计的中国联盟。¹ 该网络后来成为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DP）2008年“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创意社区”

1 可持续设计的中国联盟（Chinese Network on 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于2000年在香港理工大学成立。

(CCSL) 项目²的中国部分的基础。中国是四个区域研究伙伴国之一，因此我们在多所中国大学里举办了一系列工作坊。通过这些活动和建立的关系，DESIS 网络的中国节点（依托最初参加的六所中国设计院校）³ 逐渐萌芽并成型。与此同时，我有幸作为客座教授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及无锡的江南大学开设课程、研讨班和工作坊。此外，我和我在米兰理工大学指导的两位中国籍博士建立起富有启发和建设性的关系，他们二人如今都是我在中国的朋友和同事。

我希望通过这一连串事件的回忆，能够丰富之前的陈述：书中所写的许多内容是从我在中国的经历和讨论，或者在别处与中国同事们的共事中生长出来的。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本书中讨论的各种问题表达了一种中国式的观点。本书的作者不能够、也不愿意将自己与其文化渊源割裂开来；他出生并成长于欧洲，确切地说是意大利。《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是一个意大利设计师和研究者与世界各地——尤其与中国的众多同仁们进行讨论并悉心倾听之后，形成自己的观点所产生的结果。在书中，作者大胆抛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够得到来自于其他背景、生活在其他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人们的关注与批评。

3. 在英文版完稿几乎一年之后，我写下了这段序。十二个月并不算长，但是许多书中核心内容所讨论的改变已经真切地发生了。短短几行文字如何总结这种变化？我认为总体情况可以简单概括为：在过去十二个月中，社会创新议题已经传播得更广、更深远，不论是其实践本身，还是作为一个讨论话题，都得到了巩固和充实，甚至深入面向普通公众的大众媒体。与此同时，这个主题已经在公共政治和公司战略上占据了更重要的一席之地。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社会创新已经趋向于向

2 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创意社区 (CCSL, Creative communities for sustainable life styles), 是瑞典环境部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 2008 年成立的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特别工作组。

3 2009 年成立时, DESIS 网络的中国节点包括: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北京)、湖南大学设计学院 (长沙)、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无锡)、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上海)、广州美院 (广州) 以及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香港)。自 2009 年起, 其他中国设计院校也在陆续加入网络。

新兴的经济和组织模式靠拢,而这些新兴的经济和组织模式在全世界已经被广为讨论(虽然采用的可能是协作式经济、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这些有所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术语)。

这是大势所趋。在过去一年中,本书所关注的社会创新浪潮的变革驱动力已经变得更加强大。全球面临的各种经济、环境和社会危机造成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大。此外,网络和信息技术的传播,以及它们破坏现有社会形态的潜力和创造新机遇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创新致力于解决的各种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而且愈发紧迫。此外,就本书所探讨的主题而言,这些变革驱动力及其带来的社会创新正在如何影响设计,以及设计反过来如何积极地影响正在发生的社会创新,也变得愈发清晰。

xi

4. 我想请我的中国读者们自己来诠释这本书,并把它加以调整,以适应他们的文化和实践环境。我相信,这种诠释和调适是重要的:面向可持续的转型能够、也必须被视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学习过程,我们必须学习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但是,在此过程当中,我们必须保存并且鼓励这些差异,因为它们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品质,而且具备为全球社会保持弹性提供所需的文化和多样性的价值。换言之,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我们的全球社会有能力抵御未来必将出现的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

Ezio Manzini

2015年8月31日

推荐序

今年是我结识 Ezio Manzini 教授的第十个年头。2007 年,我和吴国欣教授访问米兰理工大学,与 Luisa Collina 教授讨论新建立的同济-米兰理工“产品服务体系”双硕士学位项目的一些具体问题。工作会议结束后, Luisa 说 Ezio Manzini 教授正好在,能否去见一下,于是便有了我们的第一次会面。没想到原以为礼节性的见面,竟天南地北地谈了一个半小时,期间 Ezio 对我发起的“绿村”可持续设计研究项目(也就是现在的“设计丰收”项目)表示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

回国后,我就收到 Ezio 的邮件,说他在 2008 年在意大利都灵“国际设计首都(World Design Capital)”¹期间主持 Changingthechange 国际可持续设计研究大会,希望邀请我担任这个为期四天的大会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和主题演讲者。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设计研究大会,不仅仅是因为会议的规模和学术水准,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直接促进了 DESIS(国际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联盟)这个全球设计网络的诞生。

Changingthechange 大会以后, Ezio 基于之前的学术合作开始酝酿成立 DESIS 全球网络。2009 年 1 月, Ezio 在他的博士生巩淼森老师陪同下,考察了我的“设计丰收”项目。那个时候,崇明桥隧还没有通,要坐轮渡,

1 国际设计首都(World Design Capital)是国际工业设计协会(ICSID,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eties of Industrial Design)组织的一个全球设计活动。每 2 年举办一届,由城市提出申请,通过竞选确定最终获胜城市。意大利都灵、韩国首尔、芬兰赫尔辛基、南非开普敦、中国台北、墨西哥城先后获得举办权。

颠簸 3 个多小时才能到村里。不过路途漫漫，却给了我们很多讨论的机会。从岛上回来后，在我的工作室，我们逐条讨论了 DESIS 国际网络的章程和筹建细节。

2009 年 3 月，在广州美术学院童慧明教授的支持下，来自广州美术学院、清华大学、湖南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江南大学和同济大学等六所设计院校的代表共同签署了成立“中国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联盟 (DESI-CHINA)”的协议，Ezio 和巩森森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会上，我和巩森森分别被推选为 DESIS-CHINA 的协调人和联合协调人。之后，DESI-CHINA 逐步成为了 DESIS 国际网络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区域社群。

2010 年，我在举办“CUMULUS 国际艺术、设计与媒体院校联盟”² 上海大会时，促成了时任 CUMULUS 主席的 Christian Guellerin 和 Ezio Manzini 教授共同签署了 CUMULUS-DESI 的合作协议。自此以后，每年两次 CUMULUS 大会都有一个“背靠背”的 DESIS 论坛。这个结盟使得 CUMULUS 的扁平性和开放性与 DESIS 明确的价值取向性得到了戏剧性的平衡。³ 与 CUMULUS 这个有 20 年历史的全球设计院校联盟的合作，客观上推动了 DESIS 的迅速发展。事实上，DESI 很快就成为 CUMULUS 内部最活跃的学术讨论圈。

2010 年年底 Ezio 在米兰理工大学退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 DESIS 网络的建设。2010 年 11 月，在巴西里约召开的国际社会创新大会期间，Ezio, Anna Meroni (意大利), Carla Cipolla (巴西), Mugendi M' Rithaa (南非), Shashank Mehta (印度) 和我一起参加了 DESIS 国际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为了避免 DESIS 过于机构化的倾向，Ezio 提出来弱化地区组织 (DESI Local) 的作用，而强化研究主题 (Thematic Cluster)，⁴ 在国际范围内通过若干个研究主题，联动世界各地研究实验室 (Labs)，推动跨区域的合作。在

2 CUMULUS 国际艺术、设计与媒体院校联盟是目前唯一的全球院校联盟，1990 年成立。目前有来自 49 个国家的 226 个院校成为正式会员。见：<http://www.cumulusassociation.org>。

3 姜永琪. 开放平台的价值引导：CUMULUS 和 DESIS 的结盟 [J]. 创意与设计, 2011, 5: 3.

4 见 <http://www.desis-network.org>。

Ezio 身体力行的推动下,从 2009 到 2013 年,在全世界逐步建立了 30 多个实验室 (Labs)。2014 年,由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同济大学、江南大学等六所大学联合发起,DESIS 在意大利注册成为一个正式的非营利组织。2014 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 CUMULUS 大会上,Anna Meroni 教授开始担任国际协调人,而 Ezio 则开始退居二线,更多地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这也使得 Ezio 有了更多的时间写作,《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这本书,既是他的新作,也是他毕生学术思考的阶段总结。

DESIS 是 Ezio 在学术人生中最轰轰烈烈的一个事业,其中既聚集了很多他个人的理想和情怀,也连接了很多人和事。上面的回顾,虽然只是管中窥豹,但这段共事的经历,已经足以让 Ezio 在我心目中留下异常丰满的形象:

Ezio 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革命情怀的设计学者,他是把设计研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改良的方式来对待的。“行动主义”这个词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直有着特殊地位。这里既有意大利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自由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有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学生运动的影响,更是来自于他对这个世界未来的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一直支撑着他不知疲倦地投入可持续设计的教学和研究,驱策着他四处奔波,布道式地宣扬他的学术主张。他在本书中引用印度作家 Arundhati Roy 的话:“另一个世界不仅有可能存在,她已经在路上。在一个宁静的日子,我能听见她的呼吸。”这个呼之欲出的新世界,正是他追随的精神家园。这种使命感,也决定了他选择什么样的平台和以什么方式开展工作。比如,为了更好地实现他的理想,20 世纪 90 年代,他离开了 Domus Academy 副校长的岗位,开始以米兰理工大学作为他的学术根据地。

Ezio 是个“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自下而上、去中心化、去阶层化、公平分享是他思维中根深蒂固的东西。近年来,他一直关注从个体和专业的创造,到大众和日常生活创造的转变。他对创意社群的兴趣显然比明星设计师要大得多。他描述的 SLOC (小的、当地的、开放的、互联的)